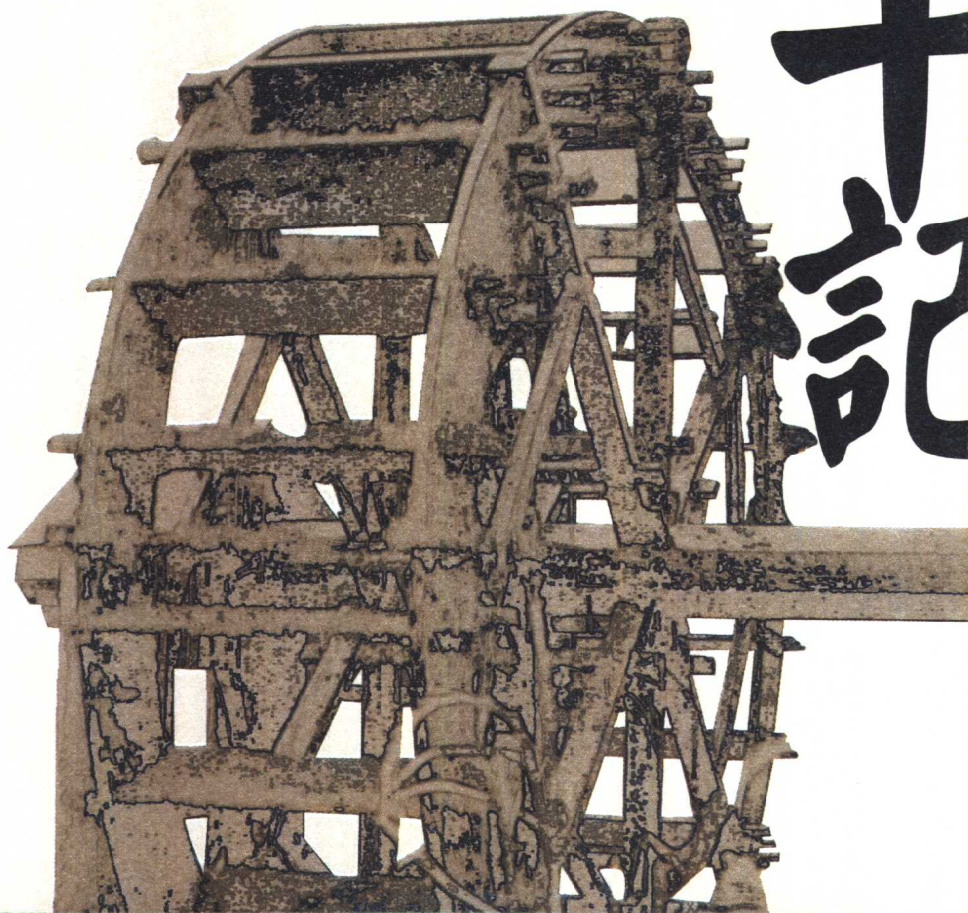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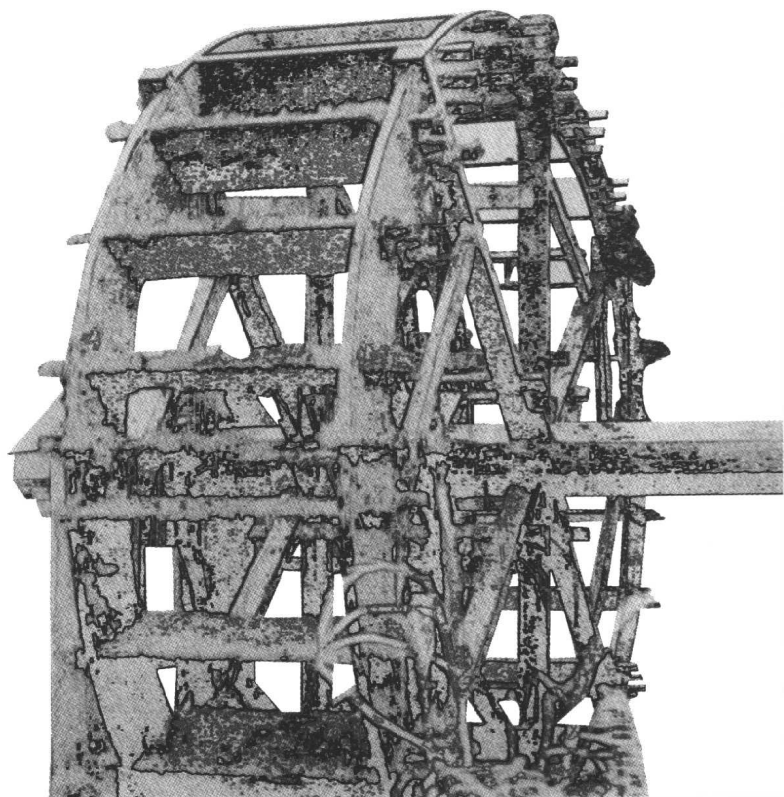
鄉事十記

許宏泉 著
作家出版社



鄉事十記

許宏泉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事十记/许宏泉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8
(许宏泉文集)
ISBN 7-5063-2303-6

I. 乡… II. 许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8040 号

乡事十记

作者: 许宏泉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封面设计: 旺忘望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边缘艺术工作室/李然

摄影插图: 许宏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 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2

版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303-6

定价: 40.00 元 (贰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，直等耶和华垂顾、从天观看。因我本城的众民，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。

《旧约·耶利米哀歌》

乡村生死场

■ 余杰

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，自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母题。相对于历史悠久的“乡村中国”来说，“都市中国”的诞生不足百年；相对于海洋般广袤的“乡村中国”来说，“都市中国”不过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。知识分子只有身处都市方能发挥其“文化催化器”的功用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来自于乡村，即便是最为“西化”和“洋化”的胡适，也终身不改他那乡下人的气质。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观照乡村的时候，一般都从两个角度切入：一是个体生命与乡村的关系，二是权力与乡村的关系，而这两个角度却又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，无法间离与分割。

于是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、经过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大脑“过滤”的乡村：有鲁迅的绍兴，有沈从文的湘西，有萧红的东北，也有沙汀的四川；有莫言的高密，有陈忠实的白鹿原，有李锐的吕梁山，也有刘亮程的新疆。今天，又多了许宏泉在《乡村十记》中为我们描述的皖东乡村。

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“农村小说”和“农民小说”。《阿Q正传》揭示了乡村与现代国家权力之间荒谬的关系：现代

国家权力无力全面统治乡村，却又开始入侵乡村并企图将乡村纳入到自己的“政治网络”之中；同时，乡村里的人们依然处于某种“自然状态”，在“不争”与“不幸”的漫长循环中麻木着。鲁迅精辟地描述了乡下人对“革命”的看法——“知县老爷还是原官，不过改称了什么，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——这些名目，未庄人都说不明白——官，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。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，第二天就动手剪辫子，听说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，弄得不像人样子了。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，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，即使偶尔有想进城的，也就立刻变了计，碰不着这危险。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，一得这消息，也只得作罢了。”

这种“蒙昧”的状况，未免让激情澎湃的孙中山和黄兴们感到沮丧。但这却是真实的“乡下人的思维”。他们对于“改朝换代”漠不关心，却为保存自己的辫子而杞人忧天。他们天真地以为，“不上城”就可以避免受现代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改造，继续过自己原有的生活——这种生活尽管并不“幸福”、并不“诗情画意”，却已经成为一种“习惯”，也就是鲁迅所说的“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。然而，自从“革命兴起”之后，阿Q们便再也不能享受“化外之民”的“自由”了。根本不知道“革命”为何物的阿Q，却被冠以“革命”的罪名而被杀。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，标志着现代中国“等待戈多”式的开端。

在许宏泉的《乡村十记》中，我特别注意到《生与死》一篇。这篇几千字的短文堪称《阿Q正传》的“姊妹篇”，它是为“后阿Q时代”所作的一个小小的“脚注”。在中国的乡村里，“生命意识”淡如水、薄如纸，正如《生与死》的开头所说的那样：“乡下人说，生和死就像一根绳子，一头是生，一头是死，生的开始就是朝死奔走的日子。绳子拉个圈，生和死本

就挨着，人死如灯灭，人死了就是回到生之前的那个地方。”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“各安其命”的民间信仰，人们以此来麻醉日常的苦难，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

在这个白描式的故事中，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。许宏泉就这样不加任何评说地结束了他的故事。不，这不是他的故事，而是他的乡亲们活生生的生活。许宏泉选择了“笔记小说”的形式，但他的“笔记小说”与贾平凹装神弄鬼的“商州系列”迥然不同，他笔下的是一个“带着血的蒸汽”的乡村，一个被权力凌辱和扭曲的乡村。

《牛奔子》一篇讲述了另一个故事：在大跃进的年代里，担任队书记的老牛奔子发现了两个来偷公家山芋的女人，一个是李家的女人，一个是她娘家的妹子。老牛奔子威胁要告发她们“破坏生产”的罪行，两个女人吓得瘫倒在他的脚下。老牛奔子淫心大起，提出如果十六岁的小妹子任他玩弄，他不仅会放过她们，而且让姐姐在田埂上任意挖一些山芋。田埂下，妹子发出一声声的哀求和惨叫；田埂上，姐姐感到一阵阵的揪心，扔下了铲子，抡起双手死命地扒，指头已经渗出了血，她好像一点也没感觉，一个劲，不停地扒……这个残酷的场景仿佛就在我的面前，我想起了《圣经》中的话：“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”（《耶利米哀歌》1：12）那个受到侮辱的乡村小妹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妹妹，她并不是“远在天边”，而是“近在眼前”。忽视乃至蔑视她们的命运，我们自己不久之后也会招致灭顶之灾。然而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，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真实。文学已经堕落为权力的装饰和谎言的奴仆，与此同时，作家们则升华为高雅的“城里人”。

《乡村十记》是一本薄薄的小书，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无比沉重。许宏

泉既非文坛达士，也非学界名流，而是一名自我放逐的“边缘人”。在人人都在标榜“边缘”的今天，连刘心武也开始自称为“边缘作家”了。于是，“边缘”变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词语。但是，许宏泉的“边缘”是真正的“边缘”，这本《乡村十记》便是他的“身份证”。他是边缘人，自由人和乡下人。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都还生活着的乡村，用天才女作家萧红的话来说，那里是没有边际的“生死场”。卑微的我们，能够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改变吗？我们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或者可以袖手旁观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、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作出了坚定的判断：“只要还有一个持异议者关在牢里，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真实的，只要还有一个儿童在挨饿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痛苦和耻辱。所有这些牺牲者的最高需求，是知道他们并不孤独，知道我们没有遗忘他们，知道当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时，我们会把自己的借给他们，知道他们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时，我们自由的质量也依赖于他们的自由。”那么，许宏泉笔下的那些沉默者、痛苦者和牺牲者们，孤苦的祥子妈、憨厚的老铁匠、因信基督而被批斗致死的表婶以及喝农药的女人们，都将因为许宏泉的记忆、描述、理解、同情和悲悯而再度复活。

2003年4月8日

楔

子

大约在很久以前，有位老人挑着两只箩筐。一头坐着个男伢，一头躺着个女丫。老人累了，放下箩筐，自言自语道：歇歇脚吧。老人用大手扇了扇脸颊。这脚下已不知不觉走上一座小岗，岗北横着一条大河，河边一片芦滩，小岗的南麓，三眼水塘，大塘、灵塘、魂塘。岗不高，一片乌桕树林，火烧云下喝醉了酒一般。老人口渴，弯下腰捧起一把溪水。溪水从树林里流出，潺潺地注入岗下的水塘。水清凉、甘甜，嗖地入了心底。霎间老人觉得耳窝奇痒，像有无数的小虫嗡嗡往里直钻。老人赶忙掬起清水侧耳洗涤。顿觉目明耳爽，浑身洞达。

这一脚歇下，老人再也没走了。在林间搭了间茅屋。

男伢和女丫长大成人，圆房成亲，养儿育女。茅屋由两间变成了三间，变成了一片。

树林越来越少，茅屋越来越多。

很多年后，县里的考古学家来到这里，说这小村的历史，已有五百年了，相当于明朝。说是从庙后、大塘边的断碑和石雕

残片中考证出来的。

事隔不久，又来了位省里的考古学家。在村的岗上转悠了半天，忽然蹲下身来，在干枯的溪沟里找到了一块陶片。考古学家像发了疯似的对身边的人说了一通。

后来，考古学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。故事的大意是：

大约在很多很多年以前，岗上住着一个部落。部落的东边（就是现在的庙后）和前面（就是现在的大雁落）也分别住着一个部落。三个部落相安无事各自生存着。许多许多年后，为了河里的鱼儿，林间的飞禽，溪边的麋鹿，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密谋将另一个部落灭了，一把大火烧到岗上，留下一片废墟。只有酋长身边的女人被掳来。被掳来的酋长的女儿站在大殿前，两个部落的酋长都呆了。可能，正是为了这个女子，两个部落大打出手，混战了七七四十九天，血流红了三眼水塘，染红了大河。

乡村生死场	余杰
楔 子	
徐与鲁	1
童子尿	7
朱得康	13
祥子妈	21
铁公鸡	33
牛奔子	43
小麻子	63
七百五	73
连裆裤	85
生与死	97
老铁匠	107
麻书记	141
柱表叔	165
象牙棋	185
喝药水	193
跋	徐聚一

壹

徐
与
鲁



秀才徐和强盗鲁，三代世谊。二人自小一起玩耍，情同手足。徐长数月，孱弱斯文；鲁身高体健，常做些越墙摘果、偷鸡摸狗之事。鲁的父亲常常大骂：“要学学徐，懂得斯文。”二人先后失怙。徐与母相依为命，课徒卖文，写写书信文告，维持生计，读些闲书，倒也自在。鲁习得一身功夫，聚集乡里无赖，拉成山头，做起大王。手下给他弄来一位俊俏的媳妇，隔年生子，稍长，托于徐家教读。

鲁的队伍渐增，手下兄弟，个个是勇猛之士，四周土财豪绅，常遭绑架，动辄撕票。遭劫者都闻徐有善良之心，托其说情。徐闻之大怒，面斥鲁，鲁虽总如其愿，放人，但心中未免不悦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手下兄弟说：“如此下去，岂不没有饭吃？”当夜，又悄悄绑来街头王家公子。





当天晚上，鲁敲了徐家门，徐出来，一声枪响，徐倒下。



徐得讯当即前往，指责鲁不该滥劫无辜，所谓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鲁说：“古往今来，哪个英雄不杀人？皇帝老子杀人最多，便当了皇帝，杀的还不是无辜？”徐说：“放人。”鲁道：“只一次。”徐仰天一笑：“除非把我也杀了。”

当天晚上，鲁敲了徐家门，徐出来，一声枪响，徐倒下。

鲁杀了徐。鲁的儿子耿耿于怀，一心想替师报仇，奈何年幼，下不了手。后来，鲁被日本佬杀了，卸成八块，死得很惨。据说他带领手下将鬼子的碉堡端了。鲁的儿子说：“先生被害，因为他是秀才；老子被杀，因为他是强盗。”

秀才和强盗都死了。手下的兄弟将鲁的尸首埋在徐的坟旁。徐的坟是鲁当年带着手下一同葬的。鲁的坟很大。后来，



生产队在坟边盖了一排公房，屋山的顶和鲁的大坟一样高。公房靠坟的两间成了我们庄的第一所小学校。老师是城里的下放知青。是一个漂亮的女的。下课，同学们纷纷冲向山头，大的上大山，小的爬小山。每次站在大山的山头上，我就想着将来长大一定当个鲁那样的头头，带着一邦喽喽，威风！大人常训斥小孩，看你像大坟的土匪还是小坟的秀才。

陆

